

身边有个绿茶婊是种怎样的体验？

绿茶把我给老公买的内裤快递到我家，向我示威。

啧啧啧，妹妹还是太嫩了。我是一个策划师，最擅长的就是布局。

她这是，自己往枪口上撞，可怪不得我哦。

众所周知，老公泡夜店这种事情，都是从出去应酬，却不接电话开始的。

几十通电话都无人接听之后，我做了所有女人接下来都会做的事——查定位。

GPS 显示，老公江齐的车停在一家夜店门口。那家夜店我听过，本市最高端的酒吧，出了名的贵，也是出了名的尺度大、玩得嗨。

打车很快过去，进去第一眼，就看见他跟哥们坐在 C 位卡座，台面上摆满酒，边上围着的妹子清一色吊带加短裙，正随音乐起劲地扭着。江齐把一个妹子搂在腿上，上下其手的同时，还不忘用眼神视奸着其他几个。

眼前的画面像耳光一样打在我的脸上，我脑袋一阵发懵，深吸口气之后，掏出手机拨打江齐的电话。

本想着在电话里把这事解决，可事与愿违。

不远处，江齐刚掏出手机，就被腿上那妹子一把抢过去，扔在沙发上。

电话被掐断，我一阵恼火，现在的野女人都这么嚣张吗？

下一秒，我冲过去拿起桌上的酒瓶就朝他们抡去，场面顿时一片混乱，妹子们尖叫着跑开……额，不行不行，这种暴力又违法的方式，只会让自己吃亏。我摇摇头，否定了这个冲动的想法。

得换个冷静点的处理方式！

我扶着额头，太阳穴突突直跳。

接着，江齐起身拉着妹子，左拐右绕，进到地下室的一个洗手间。

我尾随而至，站在门口，不知该怎么办。

墙上贴着句标语：在这里，被撩是对你颜值最大的赞美。

呵，是不是赞美不知道，但这句话写在这儿，无疑是对乱搞最大的鼓励。

这一层没有音响，所以，卫生间里的莺声浪语听起来格外清晰。

尼玛的，都这样了，还要啥冷静！

我「咣」地踹开门，冲着妹子就是一脚，妹子一声闷哼，捂着肚子蹲在地上。

江齐惊慌地整理衣服，「一楠，你，你怎么在这。」

我揪住妹子的头发，「这一脚，就是你掐我电话的后果！」

妹子疼得大叫：「啊，你有病啊？」

哟呵，还是个硬茬！

我揪着她的头就往便池里按，边按边骂：「刚才在楼上你挺骚啊，我帮你醒醒脑！」

妹子挣扎不脱，吓得哭着连声求饶。

边上的江齐着急了，拉住我说：「行了啊，都是逢场作戏。」

我松手大骂：「作狗屁的戏！女儿发烧 40 度在医院，给你打几十个电话你不接，在这忙着作戏！作什么戏，皇帝选妃呢？」

「你少拿女儿当借口，她要是发烧，你还有闲心到这儿来？我看你就是胡扯！」江齐满脸不耐烦。

一阵心酸涌上心头，为我，更为女儿。要是五岁的她知道，自己生病希望爸爸陪的愿望，被这样揣度，那她该有多受伤。

我眼睛一酸，不禁哽咽：「江齐，你不配当爸爸。」

「是你无事生非，你说你找到这儿来，除了吵一架，还能有什么好结果！」

无事生非，这四个字像刀一样，扎得我哑口无言。

是啊，只怪我眼拙，嫁了个海王，自己受伤就算了，就连女儿也享受不到一丝父爱。

「我们离婚吧！女儿我带着，以后你随便玩，再不会有人管你！」

「离婚可以，但女儿，得跟我。」江齐一字一句说道。

又是这一招！

我被击怒，指着他的脸：「你休想！女儿跟着你，不是毁了她吗！」

他冷笑着打掉我的手：「既然你明白，就给我乖乖呆在家里。今天的事，我不想再有第二次。还有，下次说离婚前，先过过脑子。」

他搂着妹子离开，脸上是胜利的表情。

我知道，自己又一次溃不成军。

这场婚姻里，我就是个笑话。

江齐就像条狡猾的蛇，他精准地咬住了我的软肋，所以，不管他怎么浪，我都无可奈何。

手机响，是妈妈发来微信，她告诉我，女儿的体温已经稳定，让我安心休息。

我再也忍不住，眼泪砸在屏幕上，壁纸是女儿可爱的笑脸。

我的女儿，我的宝贝，我的软肋。

普天之下，哪个女人能逃过孩子这个软肋呢？

刚开始，我并不知道江齐是个海王。

认识他，是在一场拍摄活动上，他做摄影，我做策划，工作类似加目标一致，就自然地谈起了恋爱。后来我意外怀孕，流产时医生劝我，如果这次拿掉孩子，以后可能再难怀孕。爸妈心疼我，操持着给我和江齐办了婚礼，还拿出 50 万让我们开了传媒公司。

但没想到，生完女儿出院回家，迎接我的竟是江齐跟女人滚在床上的画面。初为人母的我受不了这种打击，每天抱着女儿以泪洗面，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。在一次争吵后，我抱着女儿爬上楼顶想一死了之，被好心人救了下来。

之后，就是车轱辘式的反复，江齐出轨，认错，接着出轨，每次都是不同的女人。

我这才认清他的海王本质，到法院起诉，坚决要求离婚。

但没想到的是，江齐拿出了我的抑郁症诊断，和跳楼时被传到网上的视频，向法院主张我不适合抚养女儿，要求把女儿判给他。

我的律师马上申请了延期审理，他说，我有可能争不到抚养权。

我很清楚，江齐使出这一招，无非就是想告诉我：离婚就得失去女儿，不想失去女儿就乖乖忍受。

当晚，看着女儿熟睡的小脸，我哭了一整夜。

一旦女儿被判给他，等待着我的就是看不见女儿的日日夜夜，这种折磨，光是想想就难以忍受。

而让女儿这么小就离开妈妈，跟着这样的爸爸，那她将来会走向怎样的人生，我更加不敢去想。

这场官司，我输不起！

第二天，我咬着牙撤回了离婚诉讼。

自那之后，江齐就吃定我为了女儿不能离婚，更加毫无顾及，撩骚对象甚至发展到了公司内部。

接下来几天，我都在家照顾女儿。直到女儿痊愈，我才去上班。

公司开晨会，我发现那个掐电话的妹子也在会议室。

散会后，我追到办公室置问江齐怎么回事。

他告诉我，这是他新招来的助理。

「把夜店里的女人招回公司，你什么意思！」

江齐正要说话，被新助理进来打断。

她递给我份合同，一脸无辜地开口：「一楠姐，那天的事您别怪江总，是我喝多了言行不当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这是我的入职合同，以后，还请多多指教。」

合同里写着：叶拉拉，25 岁。籍贯里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县城。

看着一脸浓妆、身穿紧身短裙的叶拉拉，我心里冷笑：别的小三见了正宫恨不得绕道走，你倒好，偏要送上门来！蠢货！

我翻翻合同：「既然你道歉了，那天的事就算了。但你要是再言行不当，我还会像上次一样教训你。另外，这份合同不符合规定，实习助理的工资应该是每月 1800，不是 4000，这份作废，重新签一份。」

叶拉拉挺了挺腰，理直气壮：「这合同是江总拟的.....」

「公司的人事归我管，江总管的是业务。」我一点一点把合同撕碎，扔在地上：「没问题的话，就请叶助理把这里打扫一下。」

叶拉拉脸色铁青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下午，我找江齐说事，走到他办公室门口，里面传来叶拉拉娇滴滴的声音：「江总，工资太低，人家都付不起房租了。」

「你放心，下个月，我就给你把工资加回来.....」

语气油腻得让人反胃。

我推门撂下文件，吩咐叶拉拉去倒茶，自己则在江齐面前坐下：「下个项目的拍摄方案。还有，你以后再招些不三不四的人，别怪我不给你脸！」

江齐阴着脸不说话。

叶拉拉摇曳生姿地走进来，把两杯茶放在桌上。

我端起一杯，却被她阻止，「哎，这杯是我专门为江总泡的，一楠姐，您喝这杯。」

她一脸假笑，递给我另外一杯。

我伸手接过，见杯口沾着明显的脏污，抬头看叶拉拉，她心虚地别过脸。

很明显，她故意使坏。

看来，这姑娘不但蠢，还不知死活！

我一把抓过她的手，「哗啦」一下把整杯开水都浇了上去，空气中立马多了一股烫肉的味道。

「啊」叶拉拉一声惨叫，不敢相信地看着被烫红的手，又看看我，「你，一楠姐，你什么意思？」

我把杯子摔回桌上，「你问我什么意思，连杯水都不会倒，还想加工资，当公司是废品收购站吗？」

「好疼……」叶拉拉哭出声来，以寻求江齐的援助。

江齐狠狠瞪了我一眼，丢下一句买药，匆匆离开。

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她。

我冷冷地说：「送你句忠告，把心思用在工作上，总玩这些下三滥手段，怕你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」

叶拉拉一秒变脸，恨恨地说：「你先想想怎么管好自己老公吧，看他这海王作派，你的老板娘还不知道能当几天呢，没听过风水轮流转吗。」

我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，「哈，再转也转不到你身上。像你这种女人，我见的多了，不学无术，梦想着靠男人翻盘，到头来，什么都捞不着。」

「只有留不住男人的笨女人，才会相信这种话。聪明的女人，从来都能靠男人活得很好。不信走着瞧！」叶拉拉牙尖嘴利回怼。

「拭目以待！」我轻蔑地笑，离开办公室。

接下来几天，江齐都没怎么搭理叶拉拉，他正跟小网红打得火热。

网红是公司的签约主播，走性感人设，最近突然人气暴涨，合作邀约接到手软。

江齐一到公司，就借口拍片跟网红钻进摄影房里。

我见叶拉拉在摄影房门口一直打转，便安排她泡两杯咖啡，跟我一起送进去。

摄影房里的画面就四个字：活色生香。

网红穿着性感的衣服，摆着各种诱惑的 pose，空气里飘满荷尔蒙的味道。

看江齐的表情，很是受用。

叶拉拉放下咖啡，冷脸抱臂，怒视江齐。

我拍手称赞：「表情和眼神都特别到位，表现力真棒！」

网红骄傲地瞟了我一眼，转头对江齐说：「我的时间很贵，麻烦你叫她们出去，不然很影响拍摄效率！」

在网红的驱赶下，我叫着叶拉拉出来。

身后响起门反锁的声音，看着叶拉拉满脸愤怒，我在心里笑开了花。

一个日抛女友，还想着上位，简直可笑。

不过看她这反应，肯定不会罢休。要是她和网红撕起来，一定很精彩。

下午，江齐提早收了工，主动去接学钢琴的女儿下课。

这让我很欣慰，边收拾文件，边盘算着晚饭吃什么。

拉开抽屉，却发现女儿的接送卡还在。

糟糕！疫情期间，没有接送卡就进不去培训中心。

我看看表，他走了才半小时，现在送还来得及。

我赶到时，钢琴课已经结束，空荡荡的楼道到处都不见女儿踪影。

办公室的门紧锁，我敲敲门，好大一会儿，才打开一条缝，江齐的脸从里面探出来。

一看是我，江齐愣了足足三秒，才结结巴巴地问道：「一，一楠，你怎么来了？」

我更惊讶：「接送卡.....你.....在办公室里干什么，女儿呢？」

「是江妈妈吧，我正在跟江爸爸交流您女儿的情况.....」江齐身后，女儿的钢琴老师乔欢接过话头。

往里走了两步，看到乔欢时，我的头仿佛被人狠狠抡了一棍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乔欢厚厚的嘴唇上，口红大片晕染开，淡红的印子一路向下晕染到脖子上，再往下，是还没来得及系好的衬衫，雪白的胸口很是扎眼。

江齐慌忙擦嘴。

再笨的人都能猜到这里刚刚发生过什么。

怪不得女儿一上钢琴课，江齐就积极接送，亏我还欣慰得不行，原来是这个原因！

我怒气冲天，正要发作，听见女儿在身后叫了一声：「妈妈」。

这一声妈妈叫醒了怒火中烧的我，我的女儿才5岁，正是应该被好好呵护的年纪，成年人的龌龊和撕逼不该被她看见。

我平静地看了乔欢一眼，转过身，笑着抱起女儿：「回家」。

上车后，我到处找不到手机，就嘱咐江齐在车里陪女儿，自己则上楼直奔办公室。

进去后，我把门反锁，找手机是假，返回只为一件事——揍她！

乔欢见我进来，一脸惊慌地后退。

没给她任何机会，我直接冲上去扇了她一巴掌，乔欢捂脸看我，估计是意识到了危险，绕过我闪到门边想跑。我反手揪住她的长发，用力一扯，她就整个向后摔倒在地。我压坐在她身上，一手拽着她的头发，一手狂甩她耳光。

乔欢连声惨叫，脸上湿乎乎的，分不清是眼泪还是鼻涕。

一直打到手疼，我才停下，喘着气站起来。

只见乔欢的脸高高肿起，脸上全是巴掌印，睫毛眼线黑乎乎地糊成一坨，难看极了。她一点一点蜷起身体，脸埋在怀里抽泣着。

我的胸口一阵畅快。

贱人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发浪！

走出大楼，我笑着朝女儿招手：「手机找到了。」

晚饭时，我像往常一样跟女儿聊天，但她心不在焉。

我一再询问，女儿才说她不想学钢琴了。

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不是很喜欢钢琴的吗？」

女儿为难地看着江齐，良久才说：「妈妈，我想换个钢琴老师，还有，我想让你接送我。」

「怎么了，爸爸接送你不好吗？」

女儿神色复杂，我转头看向江齐，他把脸埋在碗里。

「好，女儿的要求，妈妈都答应。」

女儿低头吃饭，我笑着摸摸她的头，心中突然一凛，或许女儿早已察觉，办公室里那一幕，说不定她早就撞见过。

想到这儿，我胸口止不住地疼痛，起身冲进卫生间，打开水龙头，失声痛哭。

我原以为自己最受伤，熟不知，在这种不正常的夫妻关系中，孩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。

女人对异性之爱的启蒙，都脱胎于童年时父亲的形象。

摊上这样一个频繁出轨的爸爸，只会让女儿极度缺乏安全感，她会不敢去相信任何异性，无法感受爱情的美好，也无法理解婚姻真正的含义。

更可怕的是，万一她遭遇背叛，会默认这是爱情和婚姻的常态，会跟我一样，选择隐忍，从此活在痛苦之中！

不！

我不能让女儿生活这样的阴影下！

五年前的那场官司，我得接着打，而且必须赢！

我看着镜子里哭肿的眼睛，用粉底仔细盖好，笑着回到餐桌。

江齐很明白我刚才去干了什么，用探寻的目光打量着我。

我坦然与他对视，今时的我已不同往日，女儿仍然是我的软肋，但母爱，已让那软肋长出了最坚硬的铠甲。

所以，渣男，别想再掐着我的软肋胡作非为！

网红的粉丝一路疯涨，她特地包下别墅开趴庆祝。

Party 上，大家都玩得很开心，网红跟叶拉拉像是人形挂件，一左一右地粘着江齐。江齐乐在其中。

音乐吵得我头疼，端着酒到天台上透气。想起女儿的抚养权，我一筹莫展。

这时身后有人走来，是网红。

她毫不客气地开口：「我怀孕了，是江齐的。」

说实话，这种事情早就在预料之中。

我很平静：「恭喜你。不过你该去找他，而不是来找我。」

「所以你什么时候才肯跟他离婚？」

我笑着耸肩：「不知道。」

她进一步逼迫：「江齐就是个公用的老公，是个女人就能用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」

我逼近她，声音冰冷：「要逼婚去找江齐，别来惹我。还有，你的网红人设是性感，在这个时候怀孕，相当于自毁前途！」

网红翻了个白眼：「比起当网红，我更想当公司老板娘。」

「那我祝你早日成功。」我冷笑，转身。

「离婚吧，你是看不住江齐的！」网红在我身后气急败坏地喊到。

我一阵狂笑，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。

别人的婚姻是岁月静好，我的婚姻却被他们搞得鸡飞狗跳！

回到家，女儿已经睡下。

妈妈交给我一个盒子，说是有人送来的。

盒子里是一条男士内裤，还有一张手写卡：江齐落在我家的，还给你。

这条内裤，是我曾经买给江齐的，如今却被小三用来上门挑衅！

我一阵头晕，感觉天旋地转。

在外面浪也就算了，如今，挑衅都找上门来了！

妈妈来扶我，看见了盒子里的东西。

「江齐他还没改是不是？他还在出轨是不是？」妈妈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

忍了又忍，眼泪还是不争气地落下来，我点点头。

「朵朵发烧那天，我就猜到.....」妈妈捂着嘴大哭起来。

听着妈妈隐忍的哭声，我心都要碎了：「妈你别伤心，我会带着朵朵离开他的，到时候就不会有这些事了。」

扶妈妈到沙发上坐下，我转身去扔纸盒，却看见了盒盖上贴着快递单，寄件人的姓名，是乔欢！

大脑里他们四人的脸轮番变换，我的头疼得仿佛要炸开。

江齐、叶拉拉、网红、乔欢！

一直以来，我都不闻不问，只要不是太过份，我都尽量息事宁人，可他们却得寸进尺，一再逼迫！

我已经退无可退了！

那个徘徊已久的念头，在这一刻冲破了理智，狠狠地朝我咆哮：报复他们！用最恶毒的方式报复他们！

尤其是江齐，他本该万劫不复！

我跟女儿搬回了爸妈家，把女儿暂时交给爸妈照顾。

昨晚，一个绝妙的复仇大计已经生成，我必须全力以赴。

我决定先从最嚣张的下手——乔欢！

到培训中心查看了保安的值班表后，我得知保安李老头的值班时间是下午 3 点到晚上 10 点。

然后，在下午 3 点，我再次回到培训中心。

不出所料，李老头已经上班，坐在保安室里津津有味地嗑着瓜子。

我自称是钢琴班乔欢老师的朋友，因为乔欢老师上班时不小心丢了一枚心爱的胸针，怎么都找不见，所以我来帮她找。

确定他记住了关键信息——胸针之后，我提出要求：「能不打开监控查一下。」

「查监控要领导放话才行！」李老头正义凛然地拒绝了我。

我拿出提前备好的两条烟，一番推托后，他带我走进了监控室。

监控室里，我说出了要查询的日期和时间，日期是揍乔欢那一天，但时间我故意提前了一小时。

那个时间点，正好是江齐在办公室里帮乔欢晕口红的时间。

趁着他操作的功夫，我假装打电话走出监控室，把准备好的胸针扔在楼道里的显眼位置。

估摸着李老头已经看完爱情动作片，我慢悠悠回到监控室，问他查得怎么样。

只见李老头眼神发绿，一脸上头的表情，见我进来，忙着关掉画面，说没查见胸针。

我装作失望，拜托他在巡检的时候留点心：「也许是丢在楼道里了，万一找到，请务必寄到这个地址。」

我把写好的地址递给他：「乔欢自己住，您要是寄快递，一定记得要晚上送，她白天可能不在。」

李老头接过纸条，仔细地装进胸前口袋。

我知道，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。

李老头五十岁，数次在电梯里摸女人屁股。这样一个男人，在见识过乔欢的风情之后，又有了她的地址，你们猜，他会有怎样的行动呢？

我很期待。

晚上，我哄女儿睡觉。

女儿躺在我的怀里问：「妈妈，你最害怕的事是什么？」

我摸摸女儿的小脸：「妈妈最害怕和你分开。不过我保证，这件事永远不会发生。」

女儿甜甜地睡去。

我起身到阳台点了一根烟。

每个人害怕的东西都不一样，母亲最怕跟孩子分开，妻子最怕被爱人背叛，独居女人最怕的，应该是被陌生男人侵犯，还无法求助，因为这个男人手握自己通奸的视频。

如我所料，李老头轻易找到了胸针，当晚就摸上了乔欢的门。

可他并不知道，他找到的那个根本不是胸针，而是胸针样式的监听器。

此刻，监听器开始工作，把捕捉到的声音回传到我的耳机里。

我听见，乔欢怒斥李老头，李老头威胁乔欢，乔欢哭泣，哀求.....混乱的打砸声过后，传来男人粗鲁的骂声，巴掌声，变态的笑声；以及女人的哭声，惨叫声.....这些声音加在一起，宛如地狱。

乔欢，这个地狱，是你亲手造下的！

我诅咒你，余生永远沉沦其中，无法超脱。

你可以摆脱李老头的纠缠，但记忆的阴影，将深入骨髓，伴你一生！

我摘下耳机，将烟头狠狠碾灭，走向卧室。

这场复仇大戏，才刚刚开始！

网红的合作邀约越来越多，还与几家品牌签订了长期推广合同。

见她越来越忙，我特地安排叶拉拉给她做助理。

不出所料，才半个上午，两人就掐起来了。

我匆匆赶过去，见网红捂着脸，置问叶拉拉是不是她搞鬼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一头雾水。

网红把捂着脸的手放下，只见她的脸上起满红疹，整张脸肿起老高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

叶拉拉见状毫不客气地大笑起来，响亮的笑声把在场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。

网红肿着脸，本就不愿让人看见，被叶拉拉一笑，气愤地抬手就扇了她一巴掌：「你还笑！」

叶拉拉捂着脸，气急败坏：「是你自己皮肤不好，能怪我吗！」

「我看就是你使坏！」网红揪住叶拉拉不依不饶，眼看两人要打起来。

我上前拉开两人，劝网红，这里人多眼杂，先卸妆回去休息。

可谁知，这只是海啸的前奏。

当天下午，这件事就被人发在网上，还上传了当时打脸的视频。

评论里一片骂声，说大网红欺负小助理。

网红的粉丝数直降，许多人叫嚣着要抵制她。

我连夜打电话给网红：「公司和你是利益共同体，先过眼前这个坎，粉丝可以再涨，目前最要紧，是揪出谁在背后搞鬼！」

第二天快下班时，网红带着两个大哥气势汹汹地来到公司。

「是叶拉拉，是她把视频传到了网上。」

我一惊，看她这来者不善的架势，知道无法阻拦，由着网红把叶拉拉拖进了更衣室。

门被反锁，我隔着门板劝网红别冲动。

可里面的人毫不理睬，照打不误，叶拉拉的惨叫一声接一声地传出来。

最后，还是闻声赶来的江齐破门而入，救出叶拉拉。

她被打得满脸是血，哭着要报警。

江齐一把抢下她的手机，劝她以公司为重，若是非要报警，马上就开除她。

江齐的态度让叶拉拉始料未及，她抬起泪眼呆望着江齐，脸上满是错愕，之后，她痛哭着跑进了卫生间。

我来到卫生间，拍手称赞：「演得真棒，看来我没找错人！」

叶拉拉目光灼灼：「我被打得这么惨，之前说好的，你可别忘了！」

我递上手机：「当然，报警吧。」

网红被警察带走，寻衅滋事，判了 15 天拘留。

消息一传开，她彻底凉透。所有合作全部告吹，还有一大堆的违约金等着她。

我来到拘留所里，把文件在她面前摆开，让她签字。

这些文件里，除了公司的解约合同外，剩下的都是品牌商的赔偿协议，全部数字加起来，足足有 300 万！

网红脸色灰败，全然没了往日的骄傲：「一楠姐，你不能放弃我，等风波过去，我还可以东山再起。」

我冷笑：「你帐号都已经被封了，还怎么东山再起。再说，你不是不当网红，一心要当老板娘吗？」

网红扑通跪在地上，拉着我哀求：「我错了，是我不懂事，是我痴心妄想，求求你，帮帮我.....」

我甩开她：「我的时间很贵，你赶紧签字，别耽误我的工作！」

她扑上来抱住我的腿：「江齐呢，你叫他来，我怀了他的孩子，他不能这么把我一脚踢开！」

「江齐是个什么人，你不清楚吗？他正忙着推公司的新网红，根本没空理你。你知道新网红是谁吗？叶拉拉！」

我蹲下来看着她，补上最重的一刀：「这些赔偿，都是江齐跟品牌方商量好的。江齐说，公司不会给你掏一分钱。」

网红怔住，摸着小腹，一行清泪滑落脸庞。

这种错付的表情，我再熟悉不过，此刻，她一定恨透了江齐。

我要的就是这种结果。

当初，是我一手策划，把她从素人推成了顶流，她不但不记恩，还要踩到我的头上。

可惜她忘了，我是一名策划师，最擅长布局借势。

这一场网红和助理的撕逼大戏，是我一手安排，为的就是让她名声扫地。

这事还没完。

对一个被封杀的网红来说，300 万不是一笔小数，足以将她逼上绝路。

餐厅里，我和叶拉拉举杯。

「合作愉快！」

「一楠姐，我们说好的，把她除掉，你就签我当网红。」叶拉拉满脸兴奋。

「别急，我们慢慢来。第一步，先带你整个容。」我微笑说。

酒杯碰在一起，发出轻脆的声音。

医美机构里，叶拉拉被一通忽悠，心动不已，定下了好几个大项目，有眼综，有去下颌角，还有隆鼻。

全都是伤筋动骨的大项目。

没关系，我巴不得她多做几项。

费用难住了她，这几个项目，要花 20 万。

一旁的经理马上说，他们可以提供美丽贷，只要身份证就可以。

叶拉拉在犹豫。

我知道她担心什么，这种贷款的利息很高，她怕自己还不上。

我把她叫到一旁，把公司的推广计划书递给她：「这是江总和我一起制定的，等你正式签约后，公司会动用所有资源来推

你，保守估计，一个月就能做到 20 万粉丝，到时候每个月只接广告也能有 6 位数。」

「真的吗？」叶拉拉两眼放光。

即能变美，还能搞钱，这种诱惑很少有女人能拒绝，尤其是她。

我点点头，送上最后一颗定心丸。

「所以这点钱不算什么。就算公司运营不力，你有这张脸，到哪都是香饽饽。」

叶拉拉满怀憧憬，「唰唰」在贷款上签了名，义无反顾走进手术室。

恢复期很快过去，叶拉拉兴冲冲地出现在我面前，摘下墨镜，露出一张精美的脸。

我由衷赞叹：「你真美。」

只可惜，公司不行了.....

这两个月，发生了很多事。

网红躲了起来，品牌和商家找不到她，只能转头来向公司要赔偿。公司拿不出这么多钱，那些人就把公司告上了法庭，现在一切业务已被暂停。员工们走的走，辞的辞，公司一片狼藉。

叶拉拉一脸错愕：「当初是你说没问题，我才花 20 万整的容，现在 20 万变成了 40 万，你跟我说公司倒闭了，让我怎么办？」

「你现在有颜值，还能去别的公司应聘当主播啊。」

「我找过了，他们都不用我。现在要债的每天跟着我，让我还钱.....」叶拉拉快哭了。

我双手一摊：「我自身难保，怕是帮不了你。你还是想想别的办法，实在不行，就重回夜店去卖酒，只要努力，还是能还清高利贷的。」

听到这，叶拉拉一点一点地睁大双眼，终于明白过来：「你害我！」

我微笑着放下水杯：「你都知道了，那我就不装了。知道为什么没公司要你吗？是我传的话，你跟网红撕逼的事，圈里都传遍了。现在你背了高利贷，更没人敢用你了，你这辈子只能在夜店靠卖弄风骚活着。」

「狠毒的女人！」叶拉拉眼里闪着寒光，抬手狠狠向我打来。

「啪」，巴掌应声落在我脸上。

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动手！一个不知廉耻的小五，当着我的面勾勾搭搭，我不狠毒，难道任由你骑在头上胡作非为！」

我一步步逼近。

「我没打你，已经是你的造化了，你居然还敢打我，找死吗！」

叶拉拉的脸惊恐到变形，我抬手狠狠扇去。

整得再美有何用，一巴掌下去，现原形。

「啊」一声尖利的叫声，叶拉拉双手捧着歪了的鼻子，扶也不是，不扶也不是，只能皱着脸吸气。

我拍着她的脸：「啧，刚做好的鼻子，歪了。你是不是没钱去做修复，要不，我帮你掰回来。」

叶拉拉脸上挂着泪，惊惶地摇头向后退。

我猛地凑近她：「我警告你，滚远点儿，否则我让你永远出不了恢复期。」

叶拉拉捂着鼻子，哭着跑远。

原来，把欺负自己的坏人打哭，感觉这么爽！

但我没有太多时间，我深吸口气，把视线转回面前的电脑。

离婚官司明天就要开庭，我得找到江齐一直以来要挟我的证据。

电脑里每个文件夹，不管是隐藏的还是明面上的，我都翻遍了，还是找不到。

他能藏到哪儿呢？

也许，他是放在家里的某个地方。

虽然很不想回那个家，但为了女儿，我必须找到那些东西，我不能让他用所谓的证据要挟我一辈子。

离开公司，我到地库开车回家。

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总觉得有人在跟踪我。

不管了，眼下离婚的事最要紧。

家里乌烟瘴气，外卖盒跟垃圾袋扔的到处都是，江齐瘫卧在沙发。

破产的海王，只是个穷流氓，再也浪不起来。

我没空理他，在家里一通翻找。

「你在找什么？」穷流氓起身看着我。

「你藏哪了？」

「哦，找你那抑郁病史，明天开庭，你怕我拿这个要挟你。」

我停下动作，凝视着他：「江齐，我会打赢明天的官司，你别想再要挟我。」

江齐走过来，作势要抱我，被我一把推开。

「一楠，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，别离婚好吗？你看现在公司也垮了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把公司再做起来。」

「好让你再四处勾搭？别作梦了，我已经忍了五年，一天都不想再忍，这个婚你离也得离，不离也得离！」

江齐摊摊手：「我们不是过得挺好吗，干嘛非要离婚呢？」

挺好！

那些哭着失眠，隐忍到吐血，还得在女儿面前强颜欢笑的日子，他居然说挺好的！

我浑身发抖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。

「那是你的感受，你觉得好，因为你是那个拿刀的人，你根本不懂被伤害是什么滋味。」我声嘶力竭地吼道。

「你总是这样上纲上线，我是个男人，我有生理需求，得解决啊。就像人饿了要吃饭。你想简单点，事情就简单啦。」

他的语气，仿佛出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。

这就是海王的逻辑，伤害了对方，还要怪受害者自己想不开！

一时间，五年来所有的屈辱通通涌上来，我狠狠扇了江齐一个耳光。

「渣男，你给我听好，离婚以后，我会带着女儿离你远远的，你永远都别想再见到女儿，你不配！」

我重重地摔上门，逃开了这里。

这场婚姻，就是个噩梦！

第二天，官司准时开庭。

公司、债务、房子，都一分为二。

江齐一概同意，他满脸轻松，似乎这场官司只是个玩笑。

在说到女儿的抚养权时，果不其然，江齐故技重施，再次拿出我的跳楼视频，和抑郁的诊断，给我扣上一顶抑郁症的帽子，强势争起了女儿。

视频播放后，在场的人全都哗然。

律师看了我一眼，她慌了。开庭之前，她就担心官司会像五年前一样输掉。同为女人，她很清楚孩子的抚养权对我来说有多重要。

我向微笑着向她点点头，拿出准备好的 U 盘，里面是家里的监控拍下来的视频。

视频诚实地记录着家庭成员的日常。

我作为母亲，每天照顾女儿的日常。

和江齐作为渣男，每天晚出早归的日常。

接着，视频内容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吓：我住爸妈家的这段时间，江齐带了女人回来过夜，四次，都是不同的女人。

这个视频无声地点燃了法庭，我甚至能看到，法官因愤怒而咬紧牙关。

我的律师起身说道：「江先生对婚姻造成的伤害，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。而我的当事人一楠女士，正是因为初为人母就遭此伤害，才患上抑郁症，发展成跳楼事件。后来，她为了不离开女儿，困在这样的婚姻里整整五年。这五年，她没有得到半点作为妻子的幸福，所以我肯请法官，别让她再失去作为一个母亲的幸福。我相信，她完全有能力做一个好母亲。」

判决之锤清脆地落下，我赢了。

走出法院，爸妈和女儿正等在门口，我抱起女儿，一家四口开心地笑。

我沉浸在幸福中，只觉得眼前一闪，反应过来时，女儿已被江齐抢过去。

他双目通红如野兽：「别过来，想要女儿，就跟我复婚！否则，别怪我狠心！」

女儿哇哇大哭。

我心急如焚却不敢冒然上前：「你别伤害她！」

这时，一个女人突然从旁边窜出来抱住他：「江齐，你离婚了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」

女人摘下口罩，露出一张熟悉的脸，是网红，她的肚子，已经高高隆起。

这些天一直有个鬼鬼祟祟的身影，原来，是她在跟踪我。

江齐满脸厌恶地推开网红：「滚开，别添乱！」

在场的人都不知该作何反应，呆呆地看着这出闹剧。

网红趴在地上哭了起来：「你不是说会对我负责吗？现在你离婚了，我们结婚吧，孩子都 5 个月了，他都能听见你说话了。」

「我骗你的，你现在背了这么多债，傻子才娶你。」江齐声音冰冷。

网红嘤嘤地哭起来，边哭边说：「知道你在骗我，可是我想，说不定你看见孩子就改主意了呢。你知道吗，自从被房东赶出来，我睡过火车站，捡过别人的剩饭，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我的人生会走到这一步？」

网红抬头潸然一笑，眼里闪过狠厉：「后来我想通了，是你毁了我，你该负责。既然你不肯，那我也毁了你！」

网红抽出一把尖刀，嚎叫着朝江齐扎过去。

江齐双手抱着女儿，根本无力躲闪。

刀子会扎到女儿身上。

「朵朵！」我惊呼一声，扑过去撞在网红身上。

网红跟我一起摔在地上，血一滴、两滴落下来。

江齐瞪大双眼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没入身体的刀子，手上一松，慢慢瘫软倒地。

我接住女儿，紧紧抱在怀里安慰道：「没事了，妈妈在。」

刀扎在江齐的小肚上。

网红再次被抓，故意伤害罪，判了一年。

为什么只判一年？

因为我那天一撞，让刀避开了要害部位，等于间接救了江齐一命。

但也让刀扎在男人最要命的部位——没错，扎在了他的老二上。

伤得不算重，江齐三天就出了院。但是伤到了神经，不仅功能丧失，而且后半生都会尿失禁。

也就是说，他太监了。

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不厚道地笑了，这真是一个意外之喜。

我跟女儿正式搬回爸妈家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幸福的婚姻都很相似，不幸的婚姻却各不相同。千万记得，与其在烂透的婚姻里挣扎度日，不如勇敢清盘，给自己一个幸福的未来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